

十 林 紆

林紆，原名羣玉，字琴南，別號畏廬，自署冷紅生，福建閩縣人。生於清咸豐二年以民國十二年卒，年七十有三。生平譯泰西名著小說百餘種，其茶花女遺事，尤膾炙人口，破除小說之舊體裁，而以古文義法繙譯者，畏廬啓之也。

畏廬年十歲受書，讀歐文，杜詩，能作慧解，稍長，得季父所藏毛詩，尙書，左傳，史記，及四部殘本，乃大喜過望，而鑽研史記特甚，爲箋註，用力頗劬。自十三歲至二十，校閱古籍，不下二千卷，強記博聞，又擅畫山水，才名噪甚，爲古文，寢饋昌黎，而於桐城諸老，亦欣慕焉。中光緒壬午舉人，再應禮部試，不中，得交桐城古文家吳汝綸，與論古文義法，聲名益起。

居恆詔示學者，取逕於左氏傳，及馬之史，班之書，昌黎之文，以爲此四家，

乃天下文章之祖庭。自周迄於元明，其間以文名而卒湮沒不章者何限，而左、馬、班、韓，巍然獨有千古，正以精神毅力，一一造於峯極，歷萬劫不復泯滅耳。而後人之稱昌黎文起八代之衰，此專昌黎一人之文，不屬於唐人之文也。

二

初與長樂高氏兄弟鳳岐，而謙友善，又納交同籍王壽昌，壽昌精于法蘭西文，因其口述，同譯法國小仲馬茶花女遺事行世，國人詫爲罕覩，不脛走者萬本。既而鳳謙長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事，約畏廬專譯歐美小說，前後共譯一百餘種，都一千二百萬言，其中多屬泰西名人著作。中國自有文章以來，以古文作長篇小說者，畏廬其始也。遙譯久而熟練，口述原文者，未畢其詞，而已書在紙，能于一時許就千言，不竄一字，見之者莫不驚爲神奇。

三

畏廬之文，工于叙事抒情，雜以談諧，婉媚動人，實前古所鮮有，固不僅以譯述爲能事耳。故當清季，士大夫言文章者，必以畏廬爲師法，遂以高名入北京大學文科。平日論文，崇唐宋，亦不薄魏晉，桐城派巨子馬其昶，姚永樸繼之，號爲能述桐城家言者，而畏廬則更爲桐城派張目，持韓、柳、歐、蘇之說益力焉。迨餘杭章炳麟出，倡排滿之說，又能識別古文真僞，不似桐城專以空文號天下，而續溪胡適之，倡文學革命，主張廢古文，用白話，斥畏廬爲桐城餘孽。故畏廬之學，一繼于章氏，再蹶于胡氏，然而，遂譯之功終不可沒也。

同時，徐州徐樹錚方爲合肥段祺瑞謀主，有文武才，爲北洋軍人之魁傑，喜桐城之學，遂引之入所辦之正志學校，一時言桐城者咸皈依之，而畏廬尤傾心焉。

四

畏廬不通西文，賴口述者而譯作，遺誤在所難免，彼嘗言曰：「急就之章，難保不無舛錯，近有海內知交校書舉鄙人謬誤之處見教，心甚感之，惟鄙人不審西文

，但能筆述，卽有訛錯，均出不知」。謙冲之虛懷，有足多焉。

雖然，居今日而論其文學，只知堅守桐城壁壘，在文學史上已無重要之地位。惟當海通以後，國人對於泰西各國之堅甲利兵，科學昌明，固知之矣，經林氏之譯，而因以又知西人文學之優美矣。

五

林氏譯文，婉約而富情感，誦其文者，輒爲傾倒，時閩中有名妓莊氏者，美而嫵詩詞，有詩妓之稱，顧高自標置，欲擇才人而許身，每讀林氏文，嘆賞不已，乃以詩爲贄，欲求一見，畏廬稱其詩而拒與見，莊則怏怏然！某日偶與相逢，莊妓遽前申傾慕意，畏廬則面紅耳赤，輒踉蹌匿隅，終託故離去，莊常舉以語人曰：「林某言情小說，不知賺多少痴兒女眼淚，而其人乃薄情如此，真怪物也。」或以此見告，畏廬曰：「老去詞人，風懷冷落，寧復有偎翠倚紅之想耶？」因賦詩以謝之：「不留夙孽累兒孫，不向情田種愛根，綺語早除名士習，畫樓寧負美人恩。」此與

吳梅村下玉京，一段情話，先後媲美。

畏廬晚年築書室，廣數筵，左右置兩案，一案高及脅，立而晝，一案如常，就以作文，左案事畢，則就右案，右案亦如之，食飲外，少停晷也，其友陳衍，嘗戲呼其室爲造幣廠，謂動則得錢也，畏廬雖木強多怒，輒與人迕，然而仗義疏財，遇人緩急，周濟無吝色，故人多重其風義。

嘗自作冷紅生傳有曰：「……吾非反情爲仇，願吾褊狹善妒，一有所狎，至死不易志，人又未必能諒之，故寧自早脫也，所居多楓樹，因取「楓落吳江冷」詩意，自號曰冷紅生，亦用志其僻也。好著書，所譯巴黎茶花女遺事，尤悽惋有情致，嘗自讀而笑曰，吾能狀物態至此，寧與木強之人，果與情爲仇也耶？」故世稱畏廬多情而不好色，豈其然歟？今吾讀其「一有所狎，至死不易志」，則不禁有慨于書生之風義，非流俗所知也。

畏廬有自題象贊云：「紆！汝何物而敢放胆而著書？汝少任氣，人目爲狂且，汝老自奮，而託于迂儒。名爲知止，而好名之心躍如，名爲知足，而治藝之心湊如，爲己歟，爲子孫歟。吾勸汝姑徐徐而留其有餘，飽汝食，寧汝居，養心如魚，樹德如畬，豈無江與湖，寧爲馬與驢，子孫有福，寧須汝紆！」意頗參道，詞亦有趣。

